

哲學叢書之一

杜倫博士著

哲學故事
柏拉圖

青年協會書局發行

柏拉圖

(哲學叢書之一)

第一章 柏拉圖的上下左右

要使你略翻歐洲地圖，即知希臘的圖形，恰像一隻巨手的骨骼，他的手指，彎彎曲曲的俱向地中海面伸展着；自此而南，五指抓住一個海島，名曰克里脫島 (Crete)，約在紀元前二千年的時候，此島已爲一切文明與文化的發源地了，向東而行，越過依琴海 (Aegean Sea)，即爲小亞細亞，現在看去，似乎冷落極了，幽靜極了，然在柏拉圖以前，此地實爲一切工業商業以及思想的中心點，其繁盛狀況，大可推察而知了；向西望去，跨過倭宏尼海 (the Ionian)，即可看見一個如孤塔般的東西，橫臥海內，此爲意大利；再望西去，就到西西里 (Sicily) 與西班牙 (Spain)，那時候，皆曾佔過豐美的希臘領土；西班牙南端，即爲『赫鳩里斯的柱盤』 (Pillars of Hercules)，吾人名之曰直佈羅陀，這是一個狹口，形勢險惡，氣象森嚴，古時航海家，沒

有一個人敢渡過這個海峽的；至於希臘北方，彼時尙爲未馴服的半野蠻區域，例如塔撒萊（Thessaly）依比拉（Epirus）以及馬其頓等名目，皆爲此種半野蠻的區域，後來掠侵南下，大獻身手，其結果，遂使希臘境內產出如荷馬比烈克里斯（Pericles）一類的天才家來！

再看此個地圖，他的海岸線，皆作鋸齒之狀，什麼海灣咧，港口咧，以及內海咧，幾於無處不有；而其土地，亦復高下不平，轉輾曲折，形成許多高山峻嶺；而希臘境內，亦分海與山的天然間隔，分成許多孤獨的碎片，諸如旅行交通之事，彼時非獨甚爲困難，而且甚爲危險，所以每個區域，各自爲謀，不相往返，各自圖謀自給的經濟生活，各自設立主權的政府，各自應用自己的方言，自己的宗教，以及自己的文化，在每個區域內，各有一二大城市，城市四週，皆有山岳的斜坡包圍着，用爲耕種土地，自然非常恰當，此爲希臘的城市國家；舉其大者，如：宥比亞，洛律克斯，依它利亞，輔西斯鮑亞，亞錫亞，阿開亞，亞哥利思，愛律思，亞開狄亞，梅西尼亞，洛克尼亞——與牠的斯巴達，亞點格——與牠的雅典，皆爲當時著名的城市國家。

第三次又看地圖，此時特別注意雅典的位置，此為希臘極東部份的大城市。他的地位，適為一個緊要門戶，無論是希臘人到繁茂的小亞細亞去，或是小亞細亞各城輸送奢侈品與文明到適在成年的希臘去，皆須經過此個地方。此處有個港灣，名曰派里斯（Piræus）非常聞名，無量類的船隻，皆可于暴風狂雨，掀海作浪之時，躲入此個港內，獲得平安，除此以外，還有大艘海軍戰船，設在那裏。

紀元前四九〇——四七〇年，斯巴達與雅典，把從前的嫉妒心忘掉，聯合勢力，共同打退達達斯（Darius）和克善爾克斯（Xerxes）王朝下的波斯人，——波斯人的唯一目的，在于折服希臘，使之變為亞細亞王國的一個殖民地。在此青年歐洲與老邁東方對戰的時候，斯巴達人所貢獻的為陸軍，雅典人所貢獻者為海軍，戰事終了，斯巴達人的陸軍，即被解散，但因處置不能得當，國內農事停頓，生計艱難，經濟情形，大遭劫掠；至於雅典則不然，她把戰船改為商輪，以與他國貿易，其結果，遂使雅典變為世界第一大商埠，各式人種，各種文化，俱皆會聚於此，羣圖接觸，接觸愈繁，競爭益烈，進步亦愈益迅速。屢次經過比較與解晰之後，遂有新思想生出來了。

至少，在如此一個各種信仰皆得同時存在，人民皆可自由信仰的交通中心點，遺傳的習慣和獨斷的教義，自然就要減到最低限度了，此種情形，最易啓發人類的懷疑心；大抵遊歷較廣，見聞較多，薦用職員之時，識別人才的能力較爲銳利的貿易商人。他們的懷疑心，亦必先爲發生。他們並無中心信仰，對於每種教義，皆要發生疑問；同時，他們的科學，亦漸次發達；匯兌複雜起來了，精密的算學即會應時產生，航海擴張範圍了，高深的天文學，亦必同時產生，加以彼時貿易既久，財富累積，經濟裕如，此爲研究思想的先決條件，因爲唯有人們的物質生活，先得滿足，而後方有餘力，對付此種事務。此時他們研究星學，不專以航海之指引，爲其唯一對象，乃欲於此之外，再來解決宇宙之謎的問題，于是向之爲天文學家者，今已變爲哲學家了，實則當初希臘的哲學家，亦即同時爲天文學家哩，亞里斯多德（註一）曾說過：『自從希臘人戰勝波斯人以後，他們的胆魄與他們的誇大性，同時增長，他們膽敢把各種知識，收入一己範圍，思有以研究之了。』真的，他們竟敢於研究的自然歷程之外，專來研究超自然的作用，與超自然能力了。從前人類對於超自然的物事，只用魔法與宗教行爲來解釋，如今卻要用科學

方法去制馭他了。而所謂哲學者，亦即自此開端。

初時，此宗哲學，全爲物理的哲學，而以物質的世界，爲其研究對象，他們的問題：是物的最後的與不可毀滅的組織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提謨克里塔斯的唯物主義，(Materialism of Democritus——四八〇—三三〇 B.C.) 卽爲此宗思想最特幟的代表。他們說，『實在言之，除了原子與空間以外，再無他種東西了，』此爲希臘思想一大派別。柏拉圖時，暫受屈伏，伊壁鳩魯 (Epicurus) 三四一—一七〇 B.C.) 時，重復發現，及至魯克里底斯 (Lucretius 九八——五五 B.C.) 時，此宗思想，又復盛極一世，無與倫比。除此以外，又有哲人派 (Sophists) 所代表的哲學，最與希臘哲學的性質相似，此類哲人遍遊四方，宣傳智慧，看重內心，以自己的思想與本性爲重，而於外界事物，則殊輕視之。他們這一班人，才知者居多，如高吉士 (Gorgias) 希比亞司 (Hippias) 等人；有的非常聰穎，如普羅泰哥拉斯 (Protagoras) 普洛狄谷 (Prodicus) 等人；他們的問題，幾乎包括近世哲學界中各種問題在內，凡近人所研究的問題他們都會感覺着，討論着，他們研究一切雖有觸犯宗教的或政治的禁物 (taboos) 者，亦在所不顧，他

們坐在理知的交椅上，把各樣的教義與組織，傳入公堂，審訊一過，以定其罪狀，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張，約有二派：一派如盧騷的說法，承認本性爲善，文明爲惡，人之本性，生而平等，迨後自造各種機關，辨分階級，於是一切不平等，都發生出來了，所謂法律，乃由強者創制出來，蓋欲以羈靡或統馭弱者的自由的；又一派人，他們的哲學，與尼采相似，而謂自然本無善惡，人生之初，天賦才具，卽有強弱優劣之分，世人道德，只是弱者爲欲維護自身，藉以限制或牽制強者所用的一種手段，我的本身，毫無所取，唯有權力，提超人的道德，提超人的慾望之表現，才值得我欽佩敬服；推此以言政治，各種政制當中，當以貴族專政（Aristocracy）最爲聰明，最爲自然。

不容說，此種主張貴族專政的政治思想，在當時的雅典，自會引起注意，於是有所謂寡頭政治黨（Oligarchical Party）者，由少數財富的雅典人，組織成功，專與民治政體爲難，直稱之爲不適用的可羞事。自一方面看去，彼時實無多大民治政體，可以反對，因爲雅典居民，總數不過四十萬人，其中奴隸數目卽有二十五萬之譜，遠在半數之

上，他們當然談不到什麼政權了，除此奴隸之外，祇有十五萬人，才爲自由公民，而能選入議會（*Ecclesia*）參與國家政治者，爲數尤屬寥寥無幾；如此情形之下，當然說不到什麼民治政體了！可是從他方面看來，他們的民治政體，又屬非常澈底，雖在今日亦不能過之，他們的議會，爲全國最高的政治機關，皆由人民推舉出來，而他們的大理院（*The Dikasteria*）人數超過一千，（欲施賄賂，無下手處），內中職員皆由全體公民輪流担任，試問世界上還有什麼政治方式，較此更爲平民化的呢？可是反對派都要說，世界上再無較此更爲矛盾的政治了！

長時期的卑羅柏尼蘇戰爭（*Peloponnesian war* 430—400 B.C.）開始了，斯巴達人的陸軍戰勝了雅典人的海軍，於是雅典的『寡頭政治黨』，由克里底亞斯（*Critias*）爲首，即思有所活動，他們痛斥雅典民治政體，謂其對於戰事不生效力，他們一面排斥民治，同時並且暗中稱揚斯巴達人的專制政體，思於機會來時，取而代之，事被偵悉，大多數的領袖人物，皆受充軍之罪，然而戰之結果，斯巴達人着着勝利，雅典人一蹶不振，雅典人終於被屈服了。二國訂立和平條約，斯巴達人責以召回充軍之人，充軍者將被

召回了，可是同時『寡頭政治黨』，仍由克律底亞斯爲首，興起革命旗幟，思以財富人的力量，僭奪民主黨的權位了。革命失敗了，革命首領，亦於戰地之上，同遭慘戮。

此克律底亞斯爲誰？乃是蘇格拉底的一個學生。亦即是柏拉圖的一個叔叔。

註 | *Politics*, 1341

第二章 蘇格拉底

假如我們依據古代所遺留下來的雕刻的半身像，來批評蘇格拉底的風姿態度，那末，他非獨不是一個美貌的人，即連一個哲學家，亦要比他美麗得多：他的頭是光禿了的；他的面龐是大而且圓的；他的兩眼，深深陷入；他的闊鼻，高高樹立；這是我們在各種論說集上所常看見的印象。——此個面貌，活像一個挑糞夫的面貌，決不會想到這是一個最著名的哲學家。但當我們第二次再看此像的時候，則在粗糙的石塊中，又可發現某種慈和與質樸的神氣，即爲了此個神氣，所以一個貌醜的思想家，終於被許多雅典的青年人愛上了。關於蘇格拉底一生的事情，我們所知不多，但我們對於他的感情，比起

貴族式的柏拉圖以及學者式的亞里斯多德來，都要親密得多，雖在二千三百餘年之後，我們仍能描摹他的不揚的面貌，身上襯着褶皺的裏衣，步過階廊，閒暇自適，外面的政治，雖如發狂一般，他却鎮靜自守，不爲所動，他的唯一的職務，在於招集許多美綴的青年人，會聚走廊的蔭涼地方，要他們界說各種新穎的名詞。

不容說，這些從各處地方招集攏來幫助這位老師創制歐洲哲學的青年人，他們的分子，是非常複雜的。他們當中，有財富的青年人如柏拉圖奧爾失比特（Alcibiades）等等，其所愛好者，爲蘇格拉底對於雅典民治政體所發的諷刺性的評語；又有社會主義者如恩諦面尼斯（Antisthenes），他所愛好者，爲蘇格拉底的清貧生活，崇拜清貧，一如崇拜宗教一樣；更有一門無政府主義者，如亞里斯底柏斯（Aristippus），他的意見，以爲人世當無主奴之分，一概俱要絕對自由，而蘇格拉底的不受規範的浪漫生活，適爲他的最高理想；總括一句，舉凡現代社會所已成爲問題，而爲現代青年人所繼續辯論着，幾於沒有一個止境的社會問題，彼時，他們的小團體內，都已個個討論過了。他們深自覺得人之所以可貴者，在於能夠思維，能夠談話，否則，人將失去他的重要價值了。輒近

的各派社會思想，在他們的小團體中，皆有適當代表，即謂由此發軔，亦無不可！

蘇格拉底一生，他到底如何度謀他的生活？這一層知道的人幾於全然沒有，他從不工作，亦不爲明日之事憂慮什麼，當他的弟子請他去吃飯的時候，他就吃了，他們能夠請到他，算是一件極榮耀的事情，他們也極喜歡和他一同吃飯，因爲有他同在，他們的機官，亦會多方面得着滿足。可是他在家庭中，並不如何受人歡迎，他忽視他的妻室兒女，並不如何愛護他們，據順蒂倍（Xantippe）的意見，他于家庭，並無用處，唯一的貢獻，只爲家庭爭些光彩罷了！除此之外，要他供給一點麵包，那真難乎其難了。順蒂倍與蘇格拉底二人愛情甚篤，亦極會說話，從各方面推測起來，她與蘇格拉底，曾有數次對話，可惜柏拉圖不把他們記載下來，如今已經失傳。她愛蘇氏非常深篤，即令蘇氏活到一百歲，然後死去，她亦不會滿意，因爲她不願意親眼看見她的愛人，活活地死去。

他的學生，爲何如此尊敬他呢？一個原因，或許蘇氏一生，非獨是一個哲學家，而且是一個人，他曾冒險衝敵，在沙場中救出將死的奧爾失比特，他亦如縉紳一般的，會得喝酒，——他不怕喝酒，亦不喝得過多。其中最大的原因，不容說，是爲了他對於知

慧所抱持的一番謙恕的態度：他自認爲不知之人，終他一生，熱烈愛護知慧，並且竭力尋求知慧；他酷嗜知慧，但又不以知慧爲一種專門職業，他的可貴，即在於此。據說，有一次，有個突爾發（Delphi）地方的賢人，用非常銳敏的覺力，把蘇氏的言論，研究一番之後，尊他爲希臘第一大聰明人，他聽了之後，即說，這正他不以小知爲知足的佐證，而他的哲學，即以此不以小知爲知足的學說爲立足點的。所以他說：『余所熟知之一事，即爲余全無所知之一事，』哲學之起，即起於吾人能夠懷疑之時，——尤以懷疑一己所懷抱的信仰，一己的教義，以及一己的格言，最爲重要，誰能明白我們的信仰是如何組織成功的呢？亦許吾人不知不覺之間，個人的私慾已偷竊進去，在理知的盛裝內，藏着無數量的私慾心了，既如此，自非用懷疑的工夫不可，其實要使我們不把自己的心知，切實檢查一下，使其正確無誤，所有哲學，一概都不能成立。所以蘇格拉底說：『知道你自己』（Gnothi seauton）。

不容說，蘇格拉底之前曾有許多哲人出世，有康壯者如推理士（Thales）與赫拉克利塔斯（Heraclitus），有沉思者如派曼尼特（Parmenides）與依利的齊諾（Zeno of

Elas 者：有先知者如闢撻哥拉斯（Pythagoras）與恩比陀克利思（Empedocles）者：但他們的哲學，泰半皆為物理的哲學，他們所企求的，是物的原理，物的本質，物質世界與可度世界的法則及其組織。蘇格拉底說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，可是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學問，他的價值，是無限的，較諸樹啊，石啊，以及日月星辰啊這一類東西之研究，當然更有價值了！此學唯何？即人之心靈（mind）是已！什麼是人？他可變成什麼樣式？這些卻是蘇格拉底所研究的問題。

他如此疑問着，如此討究人的靈魂問題，遇有人太信任假說了，他即把假說的內幕，揭發出來，使他不能信任；遇有人太確定了，他即問他所以如此確定的原由，例如人都會談論公理的問題，他要問他們說，何謂公理？人們慣會利用公理一類的名詞，藉以處決一個人的生死問題，他即要問此類名詞，究有什麼意義？他要問他們，名譽有什麼意義？道德有什麼意義？愛國心有什麼意義？最後他還要問，他們自己，有什麼意義？蘇格拉底所畢生研究者？即是如此一類的道德的與心理的問題。有許多人覺得『蘇格拉底的方法』太為難了，他所需要的，是精確的定義，是清晰的思想，是確實的分析，

這些條件，都不容易辦到，於是就反對說，蘇氏只會發問，不會自己回答，他的問題，反使他們的心靈，愈弄愈模糊，愈益不能辨晰事物了。無論如何，蘇格拉底確爲我們解答了哲學界上二個問題，關於這二個最困難的問題，他已經指陳出具體的答案來了：——什麼是道德的意義？什麼是最上乘的國家？

在那個時代，沒有一個問題，較此二個問題，對於雅典的青年人，更爲急切需要。從前的青年人，相信亞列姆派斯的神祇及其女神，敬畏崇拜，無微不至，唯其敬畏神祇，崇拜神祇，故有一個中心信仰作爲依據，一切道德律令，皆以此爲立足點，根基非常堅固。可是自從哲人派的哲學出世以後，他們把青年人所原有的信仰鏟除掉了，全知全能的神的管理，已在他們身上失去效力了，因神而產生的道德律令，當然亦失去效力。處此情形之下，他們安得不盡己所欲，爲所欲爲呢？零碎的個人主義，已使雅典人的特質，喪失殆盡，宜乎他們的國勢，日就衰微，而被嚴正強悍的斯巴達人屈伏住了。再就國家方面立論，他們的政體，是以暴民爲首，以感情爲主的民治政體，他們的政府，專以辯論處決大政，活像一組辯論人員；他們的將帥，由人民推舉，偶不經心，可由人民

自由罷免，自由斬決，將帥的威風，更無從說起；她們的法官，俱由人民依據數字次序，從簡陋的農民和鄙陋的商人中，輪流推舉出來，名爲選舉，實爲未選舉的輪流辦法；試問天下是否尙有一個政府，較此政府更爲滑稽，更爲發噱的呢？所以彼時雅典心目中所視爲最急切的問題，不外：第一，如何去建設一種自然的新道德？第二，如何去救援他們的國家？

就只爲了他對於這二個問題有所貢獻，有所建樹，所以蘇格拉底的肉身，終於被人殺死，而他的令譽，亦就垂久未衰。老輩的公民所希望於他的，只希望他能夠恢復原有的多神的信仰；假如他能夠率領一班業被解放的靈魂，重新跨進寺院，走入聖殿，向他們的父輩所遺傳下來的神祇，虔敬獻祭，虔敬禱告，那末，他必能獲得老輩公民的贊助，蓋無可疑。可是他確定的說，這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，這是開倒車，這是要人陷入墳墓中去，不能超度青年人，使之『超脫墳墓之上』。他自己確立一宗信仰，相信天地之間，只有一個神，只要相信這一個神，雖有死亡，不遭毀滅，（註一）這是他的神學見解。可是他又承認一個永久的道德律令，決不能建立在此個未確定的神學觀點之上，是一生

最大的希望，在於能夠建樹一個道德制度，此個制度，必須與宗教教義，脫離關係，超然獨立，他的價值，必定對於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，一樣的發生效力；能夠辦到這一層，那末，神學的觀點雖可屢次發生改變，而道德的價值，儘可絲毫不受影響，他的效力，儘可永遠規範個人的行為，使之馴服而為一個良好公民了。

比方說：假如良善即是聰明，道德即是智慧，假如我們未特教育的能力，可以教導人類，使之識見廣遠，眼光銳利，能夠看清楚他們的真正目標，雖至玄妙的目標，亦必另具慧眼，看得出來，同時，又能夠批評他們的願望，調節他們的私慾，把一切無次序的與不能確定的擾局，轉變而為有目的的與創作性的諸和，那末，我們的道德，即可脫離宗教範圍，超然獨樹一幟了。此為知識階級的道德，此為聰明人的道德，他的價值，今與不學無識者所承認的全然倚恃重複的教訓，與外力的制裁，而才能維持下去的道德制度，造成反對局面。什麼是罪惡？大抵錯誤咧，偏見咧，愚魯咧，這些東西，都是罪惡吧？一個聰明人，可與一個愚魯漢，完全相同，同樣的具有某種暴烈的與非社會的衝動，然而聰明的人，能夠制裁自己的私慾，不使走近獸路，此在愚魯的人看來，即不能

如此照辦了。推此以言社會，在一個組織完密的社會——一個能以最大量的權利，分給個人，而同時又自各個人處，剝取最小量的自由的社會內，——個人的利益，全唯社會的與忠實的行為是賴，唯有清晰的眼光，才能保持社會的和平，社會的秩序，以及全人類的善意。

然使一國的政府，他的本身，即是一個紛擾的與矛盾的局面，假如他要設政的時候，無人幫忙，他要發令的時候，無人領頭，——我們怎能勸誡國民，使他拋除個人的私見，爲了全體的利益，專門順從國家的法令呢？奧爾失比特之所以反對國家，所以不信任國家者，就只爲了當時的國家，不能擢用人才，其所敬服的，不是知識，乃是數量哩！唯其看重數量，不重知識，所以一切設施，事前不能斟酌，遇有所得，即實行之，事前忽促決定，事後即須用長時間來懊悔了。與其懊悔在後，曷如慎思在前呢？當時的政府，看重數量，以爲較多的人數，可以產生較多的智慧，此非迷信而何？反之，凡是羣衆聚合之處，人的行為，必較他獨處獨行之時，更爲愚魯，更爲暴烈，更爲慘酷寡恩，這不是一回極普遍的事情嗎？游說之客，好比一面銅鑼，以棒擊之，鳴響不已，直到你